

集選紅蕭

蕭 紅 選 集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064 字数243 000 开本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7}{8}$ 插页4

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1000册

定价(3)1.10元



1/5 m

[illegible]

手 迹



蕭紅設計的《生死場》初版封面(1936年)

馬伯樂

文藝叢書

蕭紅



女時代書局發行

蕭紅設計的《馬伯樂》初版封面(1940年)

目 次

看风筝·····	1
夜风·····	7
生死場·····	16
桥·····	112
手·····	125
牛車上·····	141
朦朧的期待·····	152
馬伯乐·····	161
小城三月·····	309

附录一

魯迅：《生死場》序·····	33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二

茅盾：《呼兰河传》序·····	33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編后記·····	345
----------	-----

看 风 箏

拖着鞋，头上沒有帽子，鼻涕在鬍鬚上結起网罗似的冰条来，縱橫的网罗着鬍鬚。在夜間，在冰雪閃着光芒的时候，老人依着街头电綫杆，他的黑色影子纏住电杆。他在想着这样的事：

“穷人活着沒有用，不如死了！”

老人的女兒三天前死了，死在工厂里。

老人希望得几个贍养費，他奔波了三天！拖着鞋奔波，夜間也是奔波，他到工厂，从工厂又到工厂主家去。他三天沒有吃飯，实在不能再走了！他不覺得冷，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纏住他的女兒，已死了的女兒。

半夜了！老人才一步一挨的把自己运到家門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：鬍鬚顫抖，他走起路来誰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搖就要坍塌的土墙，或是房屋。眼望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。老人在冰天雪地里，在夜間沒人走的道路上篩着他的鬍鬚，篩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。他走着，他的灵魂也象解了体的房屋一样，一面在走，一面坍落。

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，然后他喘着牛馬似的呼吸，他全身的肉体坍落尽了，为了他的女兒而坍落尽的，因为在他女兒的背后埋着这样的事：

“女兒死了！自己不能作工，贍養費沒有，兒子出外三年不見回來。”

老人哭了！他想着他的女兒哭，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兒，是哭着他女兒死了以后的事。

屋子里沒有灯火，黑暗是一个大輪廓，沒有綫条，也沒有顏色的大輪廓。老人的眼泪在他有皺紋的脸上爬，橫順的在黑暗里爬，他的眼泪变成了无数的爬虫了，个个从老人的内心出发。

外面的风在嚎叫，夹着冬天枯树的声音。风卷起地上的积雪，扑向窗紙打来，唰唰的响。

二

刘成在他父亲給人做雇农的时候，他在中学里讀过書，不到毕业他就混进某个团体了！他到农村去过。不知他潜伏着什么作用，他也曾进过工厂。后来他沒有踪影了！三年沒有踪影。关于他妹妹的死，他不知道，关于他父亲的流浪，他不知道，同时他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流浪。

刘成下獄的第三个年头被释放出来，他依然是一个沒有感情的人，他的脸色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冷靜，沉着。他内心从沒有念及他父亲一次过。不是沒念及，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，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，他一想到这些父亲，只有走向一条路，一条根本的路。

他明白他自己的感情，他有一个定义：热情一到用得着的时候，就非冷靜不可，所以冷靜是有用的热情。

这是他被释放的第三天了！看起来只是額际的皺紋算是入獄的痕迹，別的沒有两样。当他在农村和农民們談話的时候，比

从前似乎更有力，更坚决，他的手高举起来又落下去，这大概是表示压榨的意思，也有时把手从低处用着猛力抬到高处，这大概是表示不受压迫的意思。

每个字从他嘴里跳出来，就和石子一样坚实并且刚硬，这石子一个一个投进农民的脑袋里，也是永久不化的石子。

坐在馬棚旁边开着衣鈕的老农妇，她发起从沒有这样愉快的笑，她触了他的男人李福一下，用着例外的声音边說边笑：

“我做了一輩子牛馬，哈哈！那时候可該做人了！我做牛馬做够了！”

老农妇在說到末尾这句话时，也許是想起了生在农村最痛苦的事。她顿时脸色都跟着不笑了！冷落下去。

别的人都大笑一陣，带着奚落的意思大笑，妇人們借着机会似的向老农妇奚落去：

“老婆婆从来是規矩的，笑話我們年青多嘴，老婆婆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过了一个時間安靜下去。刘成还是把手一举一落的說下去，馬在馬棚里吃草的声音，夾杂着鼻子声在响，其余都在安靜里浸沉着。只是刘成談話的沉重的字眼連綿的从他齿間往外挤。不知什么話把农民們击打着了！男人們在抹眼睛，女人們却响着鼻子，和在馬棚里吃草的馬一样。

人們散去了，院子里的蚊虫四下的飞，結团的飞，天空有圓圓的月，这是一个夏天的夜，这是刘成出獄三天在乡村的第一夜。

三

刘成当夜是住在农妇王大孀的家里。王大孀的男人和刘成

談着話。桌上的油灯黯里昏黃。坐在炕沿他們說着，不絕的在說，直到最后才停止，直到王大孀的男人說出這樣的話來：

“啊！刘成这个名字。东村住着孤独的老人常提到这个名字，你可認識他嗎？”

刘成他不回答，也不問下去，只是眼光和不会轉弯的箭一样，对准什么东西似的在放射，在一分鐘內他的脸色轉變了又轉！

王大孀抱着小孩，在考察刘成的脸色，她在下断語：

“一定是他爹爹，我听老人坐在树蔭下常提到这个名字，并且每当他提到的时候，他是伤着心。”

王大孀男人的袖子在搖振，院心蚊虫的群給他冲散了！圓月在天空随着他跑。他跑向一家脊背弯曲的草房去，在沒有紙的窗櫺上敲打，急剧的敲打。睡在月光里整个东村的夜被他惊醒了！睡在篱笆下的狗，和鷄雀吵叫。

老人睡在土炕的一端，把自己的帽子包着破鞋当作枕头，身下鋪着的是一条麻袋。滿炕是干稻草，这就是老人的財產，其余什么是不屬於他的。他照顧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月光映滿了窗櫺、人的枕头上、鬍鬚上……

睡在土炕的另一端也是一个老人，他俩是同一階級，因为他也是枕着破鞋睡，他們在朦朧的月影中，直和两捆干草或是两个粪堆一样，他們睡着，在梦中他們的灵魂是彼此的看守着。窗櫺上残破的窗紙在作响。

其中的一个老人的神經被敲打醒了！他坐起来，抖擻着他滿身的月光，抖擻着滿身的窗櫺，他不睜眼睛，把鬍鬚抬得高高的，盲目的問：

“什么勾当？”

“刘成不是你的兒子嗎？他今夜住在我家。”老人听了这话，他的鬍鬚在蹀躞。三年前离家的兒子，在眼前飞轉。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，白色的空中翻着金色閃着光的翅膀在空中飄着飞。此刻凡是在他耳边的空气，都变成大的小的音波，他能看見这音波，又能听见这音波。平日不会动的村庄和草堆現在都在活动。沿着旁边的大树，他在梦中走着。向着王大孀的家里，向着他兒子方向走。老人象一个要会见媽媽的小孩子一样，被一种感情追逐在大路上跑，但他不是孩子，他蹀躞着鬍鬚，他的腿笨重，他有滿脸的皺紋。

老人又联想到女兒死的事情，工厂怎样的不給恤金，他怎样的飄流到乡間，乡間更艰苦，他想到餓和凍的滋味。他需要躺在她媽媽怀里哭訴。可是他去会见兒子。

老人象拾得意外的东西，珍珠似的东西，一种极度的欢欣使他恐惧。他體驗着惊險，走在去会见他兒子的路上。

王大孀的男人在老人旁边走，看着自家的短墙处有个人的影象，模糊不清，走近一点只見那里有人在摆手。再走近点，知道是王大孀在那里摆手。

老人追着他希望的梦，抬起他兴奋的腿，一心要去会见兒子，其余的什么，他不能觉察。王大孀的男人跑了几步，王大孀对他皺竖眼眉低声慌张的說：

“那个人走了！搶着走了！”

老人还是追着他的梦向前走，向王大孀的篱笆走，老人帶着一顆充血的心来会见他的兒子。

四

刘成搶着走了！还不待他父亲走来他先跑了！他父亲充了血的心給他摔碎了！……

刘成不管他父亲，他怕他父亲，为的是他已把整个的心，整个的身体献給众人。他没有家，什么也没有，他为着农人，工人，为着这样的阶级而下过獄。

五

半年过后，大領袖被捕的消息传来了！也就是刘成被捕的消息传来了！乡間也传来了！那是一个初春，正月的早晨，乡村里的土場上，孩子們群集着，天空里飄起顏色鮮明的风筝来，三个五个，近处飄着大的风筝，远处飄着小的风筝，孩子們在拍手，在笑。老人——刘成的父亲也在土場上依着柺杖同孩子們看风筝。就是这个时候消息来了！

刘成被捕的消息传到老人的耳边了！

1933年6月9日

夜 风

—

老祖母几夜沒有安睡，現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了！小棉袄一拿到祖母的手里，就怪形的在作恐吓相。仿佛小棉袄会說出祖母所不敢說出的話似的。外面风声又起了：——唰——唰……

祖母变得那样可怜，小棉袄在手里总那样拿着，窗紙也响了！沒有什么，是远村的狗吠。身影在壁間搖搖，祖母，灭下烛，睡了！她的小棉袄又放在被边。可是这也沒有什么，祖母几夜都是这样睡的。

屋中并不黑沉，虽是祖母熄了烛。披着衣裳的五孀娘，从里間走出来，这时阴惨的月光照在五孀娘的脸上，她站在地心用微而顫的声音說：

“媽媽！远处許是来了馬队，听！有馬蹄响呢！”

老祖母还沒忘掉做婆婆特有的口語向五孀娘說：

“可恶的×××又在寻死。不碍事，睡觉吧。”

五孀娘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去喚醒她的丈夫，可是又不敢。因为她的丈夫从来英勇，在村中著名的，而不怕过什么人。枪放得好，馬騎得好。前夜五孀娘吵着×××是挨了丈夫的罵。

不碍事，这話正是碍事，祖母的小棉袄又在手中顫倒了！她

把袖子当作領子来穿，沒有燃烛，歪斜着站起来，可是又坐下了。这时她已經把壁間滿着灰尘的鉛弹枪取下来，在裝子弹。她想走出去上炮台望一下，其实她的腿早已不中用了，她并不敢放枪。

远村的狗吠得更甚了！象人馬一般的风声也上来了。院中的几个炮手，还有老婆婆的七个兒子通通起来了！她最小的兒子还没上炮台，在他自己的房中抱着他新生的小宝宝。

老祖母罵着：

“呵！太不懂事务了！这是什么时候？还没有急性呀！”

这个兒子，平常从没挨过罵，現在也罵了。接着小宝宝哭叫起来。别的房中，别的宝宝，也哭叫起来。

可不是嗎？馬蹄响近了，风声更恶，站在炮台上的男人們持着枪杆，伏在地下的女人們抱着孩子。不管哪一个房中都不敢点灯，听說×××是找光明的。

大院子里的馬棚和牛棚，安靜着，象等候恶运似的。可是不然了！鷄，狗，和鴨鵝們，都鬧起，就連放羊的童子也在院中乱跑。

馬，認清是馬形了！人，却分不清是什么人。天空是月，滿山白雪，风在迴旋着，白色的山无止境的牽連着。在浩蕩的天空下，南山坡口，游动着馬队，蛇般地爬来了！二叔叔在炮台里看見这个，他想灾难算是临头了！一定是来攻村子。他跑向下房去，每个雇农給一支枪，雇农們欢喜着，他們想：

地主多么好啊！张二叔叔多么仁慈！老早就把我們当做家人看待的。現在我們共同来御敌吧！——

往日地主苛待他們，就連他們最反对的減工資，現在也不恨了！只有御敌是当前要做的。不管厨夫，也不管是别的役人，都喜欢着提起枪跑进炮台去。因为枪是主人从不放松給他們拿在手里。尤其欢喜的是放羊的那个童子，——长青。他想，我有一

支枪了！我也和地主的兒子們一样的拿着枪了！长青的衣裳太破，褲子上的一个小孔，在搶着上炮台时裂了个大洞。

人馬近了！大道上飘着白烟，白色的山和远天相結，天空的月彻底的照着，馬象跑在空中似的。这也許是开了火吧！——砰！砰……炮手們看得清是几个探兵作的枪声。

长青在炮台的一角，把住他的枪，也許是不会放，站起来，把枪嘴伸出去，朝着前边的馬队。这馬队就是地主的敌人。他想这是机会了！二叔叔在后面止住他：

“不要！——等近些放！”

繞路去了！数不尽的馬的尾巴漸漸消失在月夜中了！牆外的馬响着鼻子，馬棚里的馬听了也在响鼻子。这时老祖母欢喜的喊着孙兒們：

“不要尽在冷风里，你們要进屋里来暖暖，喝杯热茶。”

她的孙兒們强健的回答：

“奶奶！我們全穿皮袄，我們在看守着，怕賊东西們再轉回来。”

炮台里的人稀疏了！是凡地主和他們兒子都轉回屋去，可是长青仍蹲在那里，作一个小炮手的模样，枪嘴向前伸着，但棉褲后身作了个大洞，他冷得几乎是不能耐，要想回房去睡。沒有当真那么作，因为想起了张二叔叔——地主平常对他的訓話了：“为人要忠，你沒看見古来有忠臣孝子嗎？忍餓受寒，生死不怕，真是可佩服的。”

长青觉得这正是尽忠也是尽孝的时候，恐怕錯了机会似的，他在捧着枪，也在作一个可佩服的模样。褲子在屁股間的一个大洞裂着。